



## 故乡的老榆树

■ 天津 张浩

刚过春分,天空飘起了细雨,我去老家看望病中二叔的时候,正赶上“天街小雨润如酥”的清新雅景。春雨濛濛淅淅,沐于其中,经久不散的忧郁和苦恼的心绪,这一刻消逝殆尽。这些年,一直是二叔守着沧桑的老宅。老宅的院落里有桃、梨、枣、槐十几株树,老榆树是我的最爱,难得有此闲暇,刚好亲近一下春日雨后的老榆树。

老榆树在老屋的西南角,是院子里所有树木中年纪最大的一棵,苍老挺拔的树干被皴裂的树皮包裹着,枝条条条舒展而弯曲地伸向碧蓝高远的天空,叶子葱郁繁茂的时候,把整个老宅掩映得极为幽静深邃。

雨还在下,稀稀疏疏,如同牛毛,又似乎是缝衣的针线,丝丝缕缕地飘下来,剪不断,理还乱。洒落在茅草飘摇的屋顶和斑驳的门窗上,洒落在桃枝、柳条和石榴树的枝丫上,洒落在一片油绿的小菜园里,朦朦胧胧,让人顿觉置身在一幅水墨丹青之中,身心都变得冰清玉洁了。

雨景辉映下的老榆树,暗褐色的树皮,鳞甲似的裂纹,仿佛一位历经风霜的老人,越发显得粗糙而严肃。迈步进入老宅,一种深深的眷恋让我不由自主地慢下脚步,瞬间想起在老榆树下度过的每一个日夜。记得儿时,和邻家的小伙伴儿,在老榆树的树荫里弹球,跳房子,赌杏核,在地上画出歪歪扭扭的格子,用石子玩儿一种叫做成方成龙的棋类游戏;或者把绳子拴在树枝上荡秋千;傍晚时分,仰着脸看一只一只归

巢的喜鹊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

随着飘飞的雨线,我的思绪又回到了令人魂牵梦萦的往事之中。

在那个略显贫困的岁月里,每逢三四月间,正是青黄不接的日子。忽如一夜春风来,簇簇榆钱道边开,老榆树,成了我们家的粮食库。至今,我还清晰记得采摘榆叶榆钱的每一个细节。

每当老榆树的枝条缀满一串串嫩绿的榆钱时,大哥便搓搓手,往掌心吐口唾沫,一纵身抱住树干,猴子一样敏捷地爬上树顶。大模大样地捋一把榆钱填进嘴里,一边有滋有味地咀嚼着,一边向树下的我做着鬼脸儿。我只能手捧着小簸箩,仰起小脸眼巴巴地看着他顽皮且讨厌的样子。等到他吃得差不多了,才肯折下满是榆钱的一枝扔给我,我便迫不及待地撸下一把塞到嘴里,嘴唇吧唧吧唧地大嚼起来,只觉得那是人间不可多得的美味。而最值得我怀念的是母亲做的榆钱粥。

母亲把我们采下的嫩嫩的榆钱,用水淘洗干净,再放到筛子里沥干水分,拌上金黄的玉米面,烧开一锅水,水沸,倒入拌匀的玉米面和榆钱,用铁勺在锅里顺时针搅动,功夫不大喷香美味的榆钱粥就做好了,粥是金黄的,榆钱是碧绿的。上桌之前,母亲还会弄一碟自家腌制的酱萝卜,再拌一碟嫩白的豆腐,真是吃一碗还想吃,至今想来,唾液仍会慢慢充盈两颊。

轻风细雨中再次回到老宅,望着老榆树枝丫上密密麻麻才露出些许淡绿的榆钱花苞,忽然有个想法:此刻,若能在晨起之后,喝上一碗榆钱粥,佐以小豆腐、酱菜,当是人间第一可喜的乐事吧!

## 父亲的“养生”朋友圈

■ 安徽肥西 周芳

母亲去世后,父亲独居,八十多岁的他,依旧喜欢新事物。前几年,轻松学会智能手机,有了微信账号后,动不动就在家庭群里留言,交待我们大事小情,还喜欢随时随地视频通话。对于老小孩般的父亲,我们只好吓唬他,上班时视频会扣钱的。

父亲偏胖,一些常见的老年病都有,他就在手机上关注一些养生知识,结果,越关注,网上越推送。父亲还把他认为重要的养生知识发到朋友圈,叮嘱我们及时点开看。那些危言耸听的标题,一看就是玩噱头,什么“再不看就晚了”“马上分享,惊爆病症源头”“年轻十岁的秘方”等等。大妹是医生,她让父亲少看这些虚张声势的东西,有的都是假的,他们为的是赚个点击量,用来挣钱而已。父亲反倒拉长脸说,网上还有假的?再说了,我又没交钱,它哪能挣到我钱?

唉,以为父亲时尚,他有限的鉴别能力在智能手机面前,还是有bug。

周末,我们姐几个都会到父亲那里,做饭聊天,陪陪他。这次回去,看见家中有一小堆生姜,在我们一脸惊讶中,父亲拿起手机,指着前些日子发的朋友圈说,你们看看,这上面说了,生姜可是个宝,降血压、降血脂,还能治疗心肌梗塞,我这几天每天吃一大块,我还准备把降压药减量。大妹皱着眉头说,我看看你舌头。父亲莫名其妙地伸出舌头。大妹急得跺脚,你看你,舌头都这么红!你这两天是不是心慌、胃胀、烦躁?父亲愣了一下说,是有些,

我早上起来眼睛也有点红,正准备问你呢。“你生姜吃多上火了,赶紧停,降压药正常吃。再好的东西也得有个量,你把生姜当饭吃,还敢停药!要是血压突然升上来,再来个并发症,麻烦就大了。不能听信手机上说的,许多都是‘伪养生’。”

“伪养生?”“当然啦,如果翻翻手机就能保健,那要医院干什么!要我们医生‘望闻问切’干什么!”父亲没有争辩,但一直沉着脸,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

大妹拿过父亲的手机,删除了许多莫名其妙的养生公众号,又教父亲关注了我们最大的省立医院和一家著名的医学科普知识公众号,耐心地对他讲,“平时注重养生是对的,但也要辨别信息的真伪,切不可拿自己的身体做实验。这两个公众号里的知识具有科学性和实用性,足够你看的了。”父亲终于展开笑颜,恍然大悟道,“哦,这两个网站权威,原来网上有这么多名堂啊!”

后他又笃定地说:

“那我要在这两个公众号里看到合适的,能发朋友圈吗?”我们齐声道:“当然可以啦!”



## 剪纸艺术



作者:管珏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 爸妈的菜园

■ 内蒙古赤峰 刘万祥

周末,老妈喊回去吃三鲜馅水饺——她亲手种的头茬韭菜。吃在嘴里,果然别有清香,不由想起杜甫的“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诗句来。细细品味,大诗人和一个普通主妇的心境都是欣喜的吧。

记得小时候几次搬家,无论搬到哪里,爸妈都能迅速开辟一个小小菜园。挖畦、打垄、育秧、施肥,那些嫩绿的小生命蓬勃生长,每天都给人以惊喜。

靠近篱笆墙的地方,妈会种花,夜来香、江斯腊、月季、扫帚梅、步登高……虽不名贵,但长得繁茂葳蕤,引得蜂飞蝶绕,甚是热闹。印象极深的是种叫“金簪子”的花,颜色金黄,形似古代仕女头上的簪子。花瓣稠密,一层一层,散发着浓郁的带点辣味的香气;不怕冷,恋秋,能一直开到下霜的时候。

菜园里各种蔬菜在这些花朵的陪伴下,竞相生长,一天比一天可人。

记得小学课本里有首关于蔬菜的儿歌:

豆角青青细又长,  
黄瓜身穿绿衣裳,  
茄子高高挂灯笼,  
萝卜地下捉迷藏,  
辣椒长着尖尖嘴,  
南瓜越老皮越黄。

这些蔬菜,园里都有,连垄背也见缝插针地种着芥菜和豌豆。玉米和豆角是间种的,玉米秆可以做豆角爬蔓儿的架子。一年中夏秋两季,蔬菜们此消彼长,接力似地装扮着小园。

放学回来,闻到新鲜的泥土气息、素淡的蔬菜清香,又抬眼看到妈妈正在园里忙活,心里会觉得特别踏实妥帖。

久旱不雨,也会帮着妈压水井浇菜园。那水带着地下的神秘与凉意,汨汨地流进一个个菜畦,甚至能听到蔬菜们“咕咚咕咚”喝水的声音。一会儿工夫,它们便支生起来,水灵挺拔,煞是喜人。

午饭时厨房里锅铲叮当,妈妈忙里忙外,常常会指派我们去园里摘菜。薹根嫩葱,剪韭韭菜,摘一根顶刺带花的黄瓜,或者拔头白胖的大蒜,全家人便会吃得心满意足。

还记得弟弟嘴馋心急,青涩的西红柿刚红了一点,他就偷偷地把红的那块咬下吃掉了。当然,黄瓜的小纽子,胡萝卜的小细根儿,我们都偷着吃过——在孩子的眼里,它们长得实在太慢了。

电视也不看,电脑也不玩,邻人们晚饭后喜在园边闲谈。一边是人声喧嚷,一边是虫鸣阵阵;蒜在暗暗抽苔,窝瓜在悄悄攀爬,芫荽和夜来香散发出缕缕香气,使夜晚成了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光。

随着迁入高楼,菜园也就消失了,妈常去店里买菜,回来总抱怨没有菜味。于是,家里的花盆、用过的啤酒箱,都拿来种菜。可这像喜好钓鱼的人守着鱼缸一样,难解相思之苦。开发商竟突发奇想,楼间空地辟出许多菜畦,赠与一楼住户。爸妈就这样,又圆了多年的菜园梦。尽管所用水费远远超过了买这些菜的钱,他们依然乐在其中。想来这与他们“饱谙尘世味,尤觉菜根香”的境遇不无关系吧。